

下岗了，我做钟点工，替人做晚饭，月薪300元。男主人老文很和善，女主人赵老师却待人苛刻。几天来，尽管我小心谨慎，依然遭到她的黄牌警告。我真想打退堂鼓。当公务员的老公却安慰我说：“万事总是开头难。”我咬咬牙，坚持干下去。

那天，赵老师对我说：“小江，我家老文的二叔从台湾回大陆探亲，明天到我家做客，我们想请他吃家宴，你看着这份菜谱，你一个人能拿得下么？万一不行，我就去请厨师。”我接过菜谱一看，满口答应：“赵老师，您放心吧，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第二天，我先准备好菜，然后，一样样清洗，切成各种形状。下午，台湾客人到了，主人陪客人聊天，我打下厨大显身手了。两个小时之后，一盘盘冷盘热菜摆上桌。主客双方吃得津津有味，尤其是那位满头银发的台

湾老人，更是额头冒汗，他连夸“好味道”！赵老师听了心花怒放。她见菜已上齐，忙招呼我一起吃。我笑道：“您陪客人慢慢吃，我还有一道菜，马上就做好。”赵老师一惊：“还有一道菜？”

不会，我端上了一钵蒸鸡块，介绍说：“各位，这叫‘三杯鸡’，是江西名菜，说起来还有个爱国故事：宋朝民族英雄文天祥，他被元兵俘虏之后，有个江西老表去狱中看望他，用三杯酒和鸡块倒在瓦钵中煨。文天祥一边吃着三杯鸡，一边写下了著名的《正气歌》。”

台胞听了，感慨地说：“比起文天祥，我这个姓文的只能算个不肖子孙啊！我离家五十多年，今日才回家，惭愧呀惭愧！不过，在我有生之

年，一定为祖国效力，在本市投资办实业，向我的祖先文天祥学习！”台胞倒了两杯酒，一杯递给我：“江小姐，你不但菜做得可口，而且话说得在理，来，我敬你一杯，干！”

眼望着比我老爸年纪还要大的席罢，送走台湾客人，我收拾残局，一直忙到深夜。我临走时，赵老师硬塞给我一个红包，她动情地说：“你这桌酒菜做得真漂亮，换了我，绝对做不出。本来，他二叔来，我们想劝他在本市投资办厂的，正不知怎

么开口，你上的那道菜再加上你那席话，竟轻而易举地就使他老人家答应了，你的功劳真不小呢！这二百元你一定要收下。小江，我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以前有不周之处还请你原谅。如果你不嫌弃，以后你就在我们家长期做下去。”听了她这番肺腑之言，我不由鼻子一酸，忍不住落下两颗热泪。

回到家，我把情况告诉老公，老公说：“像赵老师那么挑剔的人都服了你，可见你下了一番苦功。鲁迅先生说，反对派的赞扬，往往是在你成功之后。我祝你成功！”

我轻轻伏在老公宽大的怀抱中，只觉得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是的，下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了已奋斗的勇气；只要挺起胸膛向前走，总会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来的！

那年，我大约有五、六岁。暮春的一个傍晚，和几个小伙伴去老城壕边捉青蛙。城壕里存积的河水很深，差尺多远就和壕边的小道平行了。城壕的四周杂草青青，不少青蛙隐身在草丛中，欢叫声此起彼伏。我们几个也乐不可支，光着脚丫跑前跑后，伸胳膊伸手，乱抓一气，兴趣盎然难以攀状。

忽然，一只绿色青蛙跳上我的脚面。我吓了一跳，掉进了无底的水壕，水很快漫到了下嘴唇。幸亏我把抓住了壕边的两根芦苇草，才没有沉下去。这时候，几个小伙伴都吓跑了。我泡在水里，不敢稍动，生怕草四面断了，葬身水中。举目无人，求救无望，那身那心全冰凉了。

大约一分种后，老远看到一位头包着白毛巾的老农沿着城壕边的小道，猫着腰向我跑来。到了跟前，他二话不说，攥紧手中的锄头，把锄头挺给我只叮咛了“抓紧”两个字，我抓住锄头，就被轻轻地提了上去。当时太阳已落山了，气温骤降，我光着身子穿条半截裤，冻得浑身发抖。面对这位浓眉大眼，慈祥可爱的老农不知说什么才好。老农见我这样子，用手拍拍我的肩膀，哈哈地笑着说：“愣啥哩？快回家去，小心着凉！”说着扛起锄头就走

了。晚上，我回到家里，因为惧怕大人训斥，就把这件捉蛙遇险的事咽到了心底里，后来也一直没有人提及过。不久，我们居住的老阳村被划为库区。大家有的迁往外省，有的迁往外县。这位不知姓名的救命恩人，委实让我无法查找了。

斗转星移，人长心长。读书了，教书了，转行了，长大了。每当在生活中，在报纸上，在电视上，看到有关的人和事，救人的事和情景，那位头包着白毛巾，手攥锄头救我出水的老农，就浮现在眼前，搅得我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他救我一命，功德无量啊！而我连个“谢”字都未说，至今还不知他姓名、住址，岂不令他心寒？！想到这里，一股负疚感如泰山压顶，喘不过气来。呜呼！我今生实实在在地欠下了一笔该还而没有还的人情债！

“老大爷，您在哪里？”我常常在梦中，捧鲜花、水果，寻找着，呼唤着救命恩人，想偿还这笔该还但还没有归还的人情债。可这只能在梦中实现，因为我已年过半百了，那位救命恩人已不可能健在人世了。我只能给我的学生讲述这个故事，让他们今后和这位老农一样，当救人当寻常事，无声无息地活着。

诗 文 / 王淑君

一只提包
就把全厂沉重的命运
都装下了 而后
背起了一串车上的日子
背起了工人们的信任

从一个陌生 奔向另一个陌生
架式在嘴上
功夫却在真诚 质量 信誉
因为任何推销
绝不是胡吹乱吹
关键是
心底的那杆秤
你明白
良知才是真正的白蚁黑字
字字都是工人们的心血汗

过惯了奔波的生活
疲惫也休了你三分
面包和着矿泉水的营养
滋生了你连续作战的初劲
飘满衣襟的征尘
从夏季到冬季
一次次飘进
知音的商家大门。

推销员
哪里是推销厂子的产品
他是在推销着
自己的精神

幽默笑话

蛤蟆咋还要烦咱

歪歪在屋旁挖了个池泊。
一到夏天晚上，池泊里的蛤蟆胡乱叫，吵得他睡不安生。一气之下，他就把池泊卖给了别人，他想，这下就安安静静睡觉了。

不料，天一黑，蛤蟆的鼓噪声，仍然不歇气。他又烦又气，实在想不通：“这就怪了，我连池泊都卖给了别人，蛤蟆咋还要烦咱呢？”

考大学
父亲：“你还不去看书，你要是考不上大学，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儿子：“那好，要是我考上了大学，我就不认你这个爸爸了。” (丽娜)

我当钟点工

(散文) □文 / 江西梅

话说陕西县雨

□文 / 杜文娟

紫阳位于陕西安康地区，北傍汉水，南依巴山，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因山水纵横于整个境内，灵气锐利，浓缩着陕南的民风民俗，成为寻访汉江文化的必去之处。

十多年前紫阳以民歌闻名省内外。当时的户县农民唱，紫阳民歌是陕西南民间文化的两面旗帜。近几年的富硒茶更是闻名遐尔。在追溯民间文化底蕴的时候，紫阳廊桥再次成为焦点，它不同于云贵境内的风雨桥，也不同于美国麦迪逊县的廊桥，是西北山区少有的廊桥之一。

紫阳廊桥

紫阳有三座廊桥，两座在距县城一百多里地的高桥镇，名高桥。一座在更远的处水镇附近，名名连桥。两处廊桥一东一西，静卧于大巴山高峻的褶皱间。

高桥镇的两座桥分别位于两条在镇前相汇的小河上，相汇后的河叫河水，属任河的支流，任河在县城处入汉江。水清石碧自不必说，两桥跨度均为二十米左右，临街的一座桥近三米宽，两侧有木栏杆，栏杆内侧是长木凳，供过行人歇脚，两端为拱形门，廊顶四角翘起，塑有动物形状。廊顶与桥面之间数根木柱规则地支撑着，横梁上墨迹清晰，大清光绪三拾壹年乙巳仲夏月谷旦立。另一横梁有捐款人名录，唐氏高氏田氏半氏均有，可见这里在很多年前便有人迁移而来，另一座桥比临街桥跨度和桥宽均小些，但更精致，来往行人入桥的门为方形，门顶有两层檐梁，梁顶嵌有景泰蓝青花瓷镶嵌，龙头昂立梁尖，晨光下闪闪发光。廊内侧木柱上，红黄绿图案隐约可见，花瓶云朵，椿树，小河小船等环绕于横着竖着的木柱上。两桥均为烧制的泥瓦所盖，桥廊正中的横梁上有黑白八卦图。光绪年为修桥，这是当地百姓的说法。相传很多年前，为便于行人，在河上修此两桥，农民请地方官为桥起名，时逢距高桥18公里的龙潭有一姓高姑娘嫁于高桥，姑娘刚从桥上经过，地方官吟道：“新人踩新桥，就叫高桥。”高桥从此得名。

高桥原本很高，曾有人问高桥有多高？对方答：正月初一早上丢进去一个壳子(银元)，正月十五才听到响声，当然这只是个笑话，但现在因山上的泥石流，两岸人向河中倾倒杂物，桥面与水面的高差也就十来米左右了。

与高桥相比，名连桥更为孤零和野气。荒山野岭间独独地高悬于小河水，石崖相逼，流水湍急，更显其地势险要。桥面不足20米，桥高确在二十米，四根木柱斜撑于桥底，桥柱与栏杆已破败不堪，廊顶似农家平房屋顶，高处的顶梁是泥土烧制瓦，两侧为青石板瓦，桥面的木板长短不一，稍不注意，便会坠于悬崖。顶梁上有一九五五年补修的字样，桥的右侧有一古柏，一人环抱尚有剩余，树冠成荫，树叶葱茏，在冬日的寒风中与廊桥为伴，大树上红布飘零，根部有香火痕迹。树下有两块石碑，一碑介绍桥的来历，一碑篆刻有修桥的捐款人名录。第一块碑只余半截，文叙：此桥东连凤泉西连双河南连回水北接渭河，为人民解除来往的艰难，□□□□使运输安全受到影响，捐款八百一十三元一角，号召发动义修修建，□□□□程中陈义荣被石塌光荣牺牲，永远纪念。特立胜利石碑为记。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捐立。



提起床 1小时，向真实的头发上喷满摩丝，以便定型，用几十个夹子将碎发固定，再用皮筋在脑后高高扎起，最后的一道工才是戴上假发，等到一切停当，胳膊都酸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又得将假发卸掉，小心地挂起，再将被子盖好束缚住的真发透气，既要照顾真发又要护理假发。最尴尬的是，邻居小孩见了你，远远跟在后面看稀奇，熟人见了你，不管是何种场合，一个劲“恭维”你的假发漂亮，在哪买的，终于选中了一个大花卷的马尾巴，配上发顶飘飞的蝴蝶结，使原来那个刘海遮眼、碎发满头的我一下子洋气和清爽起来，多日的愿望只需几分钟，几十元钱就实现了，这一切原来竟如此简单，我为自己的新形象兴奋不已。

然而，烦恼亦接踵而至，每天得

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春天就追来了。风开始柔柔地吹着了；阳光仿佛有了质感，酥酥地弥漫，漫过了冬的栅栏，天空的蓝色变得透亮了，城外远处的山色也明媚了起来。——这会儿，算是初春了吧。

这几年，冬天都成了暖冬了，刮西北风也不冷，而风稍一停歇，不等中央气象台预报，气温就开始回升，弄得人们冬天还没有过完就犯犯了春困。

下午的时候去机关

……正午的阳光直直地照下来，印在地上的影子错落而又分明。空气中已经漾着几分燥意了，扑得人脸暖洋洋的。菜馆里人们忙过了下班那一阵儿，这会儿闲下来了，背靠着树扎成堆儿，高门大嗓地聊聊天，嘻嘻哈哈地甩扑克，脸膛晒得红扑扑、油光光的。

初春是个美妙得有些微妙的季节。乍暖还寒，阴晴不定；有时，空中飘的分明是雪，落到地上却成了雨珠；下着雨，说不定又会飞起了雪花。忽然忆起来，这个狗日的冬天竟然一点小雪也没有下。可见春天照例还是如期来临。最好是能下两场雨，润润这干燥的城市。要下就快点下，雨停了，草儿们马上就要发芽了；暖棚里的花儿们该出来透透风儿了；郊外的田野上，农民们也该耕种播种了……也不知老天爷给这个初春安排没安排飘雨的日子，春雨贵如油哩，望雨望得眼和脖子都快酸了。

北方的初春，总是比兔尾的尾巴还要短，一眨眼，不留神儿，它就扭转身跑了。而姑娘们的裙子早就飘起来，飞起来了。

一直是一头飞扬的短发，虽活泼可爱，却也少了一份妩媚和成熟。日子久了，看着街头长发飘飘、细步款款的淑女，心生羡慕，便下决心要留一头长发。于是，舍不得修，任其滋长。几个月焦心期盼，果真长了许多。正暗自得意，却被好友嗤之以鼻：头发长不长，短不短，乱蓬蓬的，难看！一语惊醒梦中人，揽镜自照，果真如此。唉，短发变长发，可真是长路漫漫。

一日去商场，见假发专柜前几位靓丽女子在试戴假发，心生一念：何不也买套戴戴，赶赶流行，换个新形象？在营业员参谋下，终于选中了一个大花卷的马尾巴，配上发顶飘飞的蝴蝶结，使原来那个刘海遮眼、碎发满头的我一下子洋气和清爽起来，多日的愿望只需几分钟，几十元钱就实现了，这一切原来竟如此简单，我为自己的新形象兴奋不已。

然而，烦恼亦接踵而至，每天得

假发 (散文) □文 / 袁国艳

提起床 1小时，向真实的头发上喷满摩丝，以便定型，用几十个夹子将碎发固定，再用皮筋在脑后高高扎起，最后的一道工才是戴上假发，等到一切停当，胳膊都酸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又得将假发卸掉，小心地挂起，再将被子盖好束缚住的真发透气，既要照顾真发又要护理假发。最尴尬的是，邻居小孩见了你，远远跟在后面看稀奇，熟人见了你，不管是何种场合，一个劲“恭维”你的假发漂亮，在哪买的，终于选中了一个大花卷的马尾巴，配上发顶飘飞的蝴蝶结，使原来那个刘海遮眼、碎发满头的我一下子洋气和清爽起来，多日的愿望只需几分钟，几十元钱就实现了，这一切原来竟如此简单，我为自己的新形象兴奋不已。

然而，烦恼亦接踵而至，每天得

春天还没有完全过去，春天就追来了。风开始柔柔地吹着了；阳光仿佛有了质感，酥酥地弥漫，漫过了冬的栅栏，天空的蓝色变得透亮了，城外远处的山色也明媚了起来。——这会儿，算是初春了吧。

这几年，冬天都成了暖冬了，刮西北风也不冷，而风稍一停歇，不等中央气象台预报，气温就开始回升，弄得人们冬天还没有过完就犯犯了春困。

下午的时候去机关

……正午的阳光直直地照下来，印在地上的影子错落而又分明。空气中已经漾着几分燥意了，扑得人脸暖洋洋的。菜馆里人们忙过了下班那一阵儿，这会儿闲下来了，背靠着树扎成堆儿，高门大嗓地聊聊天，嘻嘻哈哈地甩扑克，脸膛晒得红扑扑、油光光的。

初春是个美妙得有些微妙的季节。乍暖还寒，阴晴不定；有时，空中飘的分明是雪，落到地上却成了雨珠；下着雨，说不定又会飞起了雪花。忽然忆起来，这个狗日的冬天竟然一点小雪也没有下。可见春天照例还是如期来临。最好是能下两场雨，润润这干燥的城市。要下就快点下，雨停了，草儿们马上就要发芽了；暖棚里的花儿们该出来透透风儿了；郊外的田野上，农民们也该耕种播种了……也不知老天爷给这个初春安排没安排飘雨的日子，春雨贵如油哩，望雨望得眼和脖子都快酸了。

北方的初春，总是比兔尾的尾巴还要短，一眨眼，不留神儿，它就扭转身跑了。而姑娘们的裙子早就飘起来，飞起来了。

风都都在地上叹息了。所以这一天就是二爷爷的日子。二爷爷的周围就聚了一堆人，一堆人都把脸开成向日葵，仰望着天空中的风筝。大的花，小的花，忽上忽下，生动着天空，很诗意。太阳西沉，该收风筝了，二爷爷松开十指，手中牵风筝的线儿就匆匆飞上了天，只一会，就飘得很高，很远……

二爷爷说：你们都走吧！之后，就长叹一口气。如释重负。所以二爷爷扎了一辈子风筝，放了一辈子风筝，最后一个也没留下。村里好多人纳闷：二爷爷为什么能一手放那么多的风筝呢？问他，只笑笑，从不说。

后来我长大了，长大的我渐渐地明白了：那是二爷爷把风筝都交给了天空，把他们各自的“线儿”都还给了自己。

医嘱咐再三：此病难愈，操劳不得，宜多散步，尤以倒走为佳，持之以恒，每日千米足矣。

我辈于医理不通，医者之于是自视为圣旨，又况老中医之言乎？于是，自此之后，无论阴云皓月，无论蚊虫暑热，亦无论霜下露白，那长长的400米跑道上便有了妻子的蹒跚形影。

记不清是第几次陪妻散步了。暮色中，黑黑的跑道似乎永无尽头，时逾深秋，疯长了一春一夏的秋草却依然郁郁，若有若无的街灯照来，更显得厚实贴贴。风乍起，草低叶摇，秋虫叽叽，霎时，偌大的操场竟也迷蒙苍苍起来。

对大多数都市人来说，晚饭过后趁着星光月色，去街市马路上转转，抑或到郊外田野里走走，不啻是种惬意的休闲。但对我们一家来说，这散步并非仅仅为了闲适，为了调剂繁杂的生活，重要的是为了找回妻子曾经的本能——自由地行走。

那是春天的事了。妻子在一次高空作业时不慎跌落，腰部重创，两腿失去知觉。医院里，一个老中医为她又是药物热敷又是推拿按摩，三个月过去，妻子终于站了起来，但却留下了腰间盘突出的顽症。临出院前，老中

医嘱咐再三：此病难愈，操劳不得，宜多散步，尤以倒走为佳，持之以恒，每日千米足矣。

我辈于医理不通，医者之于是自视为圣旨，又况老中医之言乎？于是，自此之后，无论阴云皓月，无论蚊虫暑热，亦无论霜下露白，那长长的400米跑道上便有了妻子的蹒跚形影。

记不清是第几次陪妻散步了。暮色中，黑黑的跑道似乎永无尽头，时逾深秋，疯长了一春一夏的秋草却依然郁郁，若有若无的街灯照来，更显得厚实贴贴。风乍起，草低叶摇，秋虫叽叽，霎时，偌大的操场竟也迷蒙苍苍起来。

对大多数都市人来说，晚饭过后趁着星光月色，去街市马路上转转，抑或到郊外田野里走走，不啻是种惬意的休闲。但对我们一家来说，这散步并非仅仅为了闲适，为了调剂繁杂的生活，重要的是为了找回妻子曾经的本能——自由地行走。

那是春天的事了。妻子在一次高空作业时不慎跌落，腰部重创，两腿失去知觉。医院里，一个老中医为她又是药物热敷又是推拿按摩，三个月过去，妻子终于站了起来，但却留下了腰间盘突出的顽症。临出院前，老中

医嘱咐再三：此病难愈，操劳不得，宜多散步，尤以倒走为佳，持之以恒，每日千米足矣。

我辈于医理不通，医者之于是自视为圣旨，又况老中医之言乎？于是，自此之后，无论阴云皓月，无论蚊虫暑热，亦无论霜下露白，那长长的400米跑道上便有了妻子的蹒跚形影。

记不清是第几次陪妻散步了。暮色中，黑黑的跑道似乎永无尽头，时逾深秋，疯长了一春一夏的秋草却依然郁郁，若有若无的街灯照来，更显得厚实贴贴。风乍起，草低叶摇，秋虫叽叽，霎时，偌大的操场竟也迷蒙苍苍起来。

对大多数都市人来说，晚饭过后趁着星光月色，去街市马路上转转，抑或到郊外田野里走走，不啻是种惬意的休闲。但对我们一家来说，这散步并非仅仅为了闲适，为了调剂繁杂的生活，重要的是为了找回妻子曾经的本能——自由地行走。

那是春天的事了。妻子在一次高空作业时不慎跌落，腰部重创，两腿失去知觉。医院里，一个老中医为她又是药物热敷又是推拿按摩，三个月过去，妻子终于站了起来，但却留下了腰间盘突出的顽症。临出院前，老中

脚手架 一群鸟带着生活的向往 飞往你的头顶，飞往在祝福的彩云间。

一幢幢漂亮的楼层 任你打扮，如出浴的女人，多彩多姿地摄进人们期盼的眸子，阳光向着东方，让缕缕日轮的光彩透进绿色的梦，有人远眺，有人仰望，阳台便生长出亲情的故事，生长出亚当夏娃的情愫。

一座座如画的城廓 肃然起敬。 含你的功力，哦，你这风雨中挺立的手脚架，犹如一舟摇

蓝，摇呵，摇出房舍，摇出街坊，摇出都市，摇出有生命的日月，摇出建设者的热望。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脚手架。尽管有时脚手架简陋陋陋仅仅是毛竹，然而在其身后次第开放的却是生活的崛起。

平凡，有时也非常令人

每天闹腾腾，生产着，这里，每天也抖擞铿锵的诗句，让蓬勃春意的生活掀开。

浇筑工的性格刚硬、稳重、沉着，如烧铸出来的钢铁一般，没有杂质，没有杂质。因为浇筑工心中装着祖国，装着油田、矿山、工厂、桥梁，装着建设者殷殷的期盼和向往。

浇筑工，火海洋中驾驭火热生活的强者，生活将为你雕塑不屈。

风帆 一叶轻舟，在蔚蔚浪花中飞驰，一支搏击的歌便唱出驾驭生活的歌声。

风帆，启航在黎明，追撞在浩瀚飘逸的浪花上，船帆立着捕捞金银的撒网者，迎着喷薄东升的太阳，撒下一张大网，网生活的浪漫，网水乡的春光。

网，到处都有，只不过是并非在水上。生活这个浩瀚的大海，也涌动着许多风帆，涌动着许多撒网者，涌动着许多撒网者奋勇拼搏、开拓路的故事。

一群群下岗者，抖落无奈，抖落心理的不平衡，正象风帆中的撒网者一样，从困境中奋起，用自己一技之长，扬起风帆，在风雨颠簸中去寻觅新的机遇。

风帆，一旦被人启航，便有了希望……

风都都在地上叹息了。所以这一天就是二爷爷的日子。二爷爷的周围就聚了一堆人，一堆人都把脸开成向日葵，仰望着天空中的风筝。大的花，小的花，忽上忽下，生动着天空，很诗意。太阳西沉，该收风筝了，二爷爷松开十指，手中牵风筝的线儿就匆匆飞上了天，只一会，就飘得很高，很远……

二爷爷说：你们都走吧！之后，就长叹一口气。如释重负。所以二爷爷扎了一辈子风筝，放了一辈子风筝，最后一个也没留下。村里好多人纳闷：二爷爷为什么能一手放那么多的风筝呢？问他，只笑笑，从不说。

后来我长大了，长大的我渐渐地明白了：那是二爷爷把风筝都交给了天空，把他们各自的“线儿”都还给了自己。

医嘱咐再三：此病难愈，操劳不得，宜多散步，尤以倒走为佳，持之以恒，每日千米足矣。

我辈于医理不通，医者之于是自视为圣旨，又况老中医之言乎？于是，自此之后，无论阴云皓月，无论蚊虫暑热，亦无论霜下露白，那长长的400米跑道上便有了妻子的蹒跚形影。

记不清是第几次陪妻散步了。暮色中，黑黑的跑道似乎永无尽头，时逾深秋，疯长了一春一夏的秋草却依然郁郁，若有若无的街灯照来，更显得厚实贴贴。风乍起，草低叶摇，秋虫叽叽，霎时，偌大的操场竟也迷蒙苍苍起来。

对大多数都市人来说，晚饭过后趁着星光月色，去街市马路上转转，抑或到郊外田野里走走，不啻是种惬意的休闲。但对我们一家来说，这散步并非仅仅为了闲适，为了调剂繁杂的生活，重要的是为了找回妻子曾经的本能——自由地行走。

那是春天的事了。妻子在一次高空作业时不慎跌落，腰部重创，两腿失去知觉。医院里，一个老中医为她又是药物热敷又是推拿按摩，三个月过去，妻子终于站了起来，但却留下了腰间盘突出的顽症。临出院前，老中

蓝，摇呵，摇出房舍，摇出街坊，摇出都市，摇出有生命的日月，摇出建设者的热望。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脚手架。尽管有时脚手架简陋陋陋仅仅是毛竹，然而在其身后次第开放的却是生活的崛起。

平凡，有时也非常令人

每天闹腾腾，生产着，这里，每天也抖擞铿锵的诗句，让蓬勃春意的生活掀开。

浇筑工的性格刚硬、稳重、沉着，如烧铸出来的钢铁一般，没有杂质，没有杂质。因为浇筑工心中装着祖国，装着油田、矿山、工厂、桥梁，装着建设者殷殷的期盼和向往。

浇筑工，火海洋中驾驭火热生活的强者，生活将为你雕塑不屈。

风帆 一叶轻舟，在蔚蔚浪花中飞驰，一支搏击的歌便唱出驾驭生活的歌声。

风帆，启航在黎明，追撞在浩瀚飘逸的浪花上，船帆立着捕捞金银的撒网者，迎着喷薄东升的太阳，撒下一张大网，网生活的浪漫，网水乡的春光。

网，到处都有，只不过是并非在水上。生活这个浩瀚的大海，也涌动着许多风帆，涌动着许多撒网者，涌动着许多撒网者奋勇拼搏、开拓路的故事。

一群群下岗者，抖落无奈，抖落心理的不平衡，正象风帆中的撒网者一样，从困境中奋起，用自己一技之长，扬起风帆，在风雨颠簸中去寻觅新的机遇。

风帆，一旦被人启航，便有了希望……

风都都在地上叹息了。所以这一天就是二爷爷的日子。二爷爷的周围就聚了一堆人，一堆人都把脸开成向日葵，仰望着天空中的风筝。大的花，小的花，忽上忽下，生动着天空，很诗意。太阳西沉，该收风筝了，二爷爷松开十指，手中牵风筝的线儿就匆匆飞上了天，只一会，就飘得很高，很远……

二爷爷说：你们都走吧！之后，就长叹一口气。如释重负。所以二爷爷扎了一辈子风筝，放了一辈子风筝，最后一个也没留下。村里好多人纳闷：二爷爷为什么能一手放那么多的风筝呢？问他，只笑笑，从不说。

后来我长大了，长大的我渐渐地明白了：那是二爷爷把风筝都交给了天空，把他们各自的“线儿”都还给了自己。

医嘱咐再三：此病难愈，操劳不得，宜多散步，尤以倒走为佳，持之以恒，每日千米足矣。

我辈于医理不通，医者之于是自视为圣旨，又况老中医之言乎？于是，自此之后，无论阴云皓月，无论蚊虫暑热，亦无论霜下露白，那长长的400米跑道上便有了妻子的蹒跚形影。

记不清是第几次陪妻散步了。暮色中，黑黑的跑道似乎永无尽头，时逾深秋，疯长了一春一夏的秋草却依然郁郁，若有若无的街灯照来，更显得厚实贴贴。风乍起，草低叶摇，秋虫叽叽，霎时，偌大的操场竟也迷蒙苍苍起来。

对大多数都市人来说，晚饭过后趁着星光月色，去街市马路上转转，抑或到郊外田野里走走，不啻是种惬意的休闲。但对我们一家来说，这散步并非仅仅为了闲适，为了调剂繁杂的生活，重要的是为了找回妻子曾经的本能——自由地行走。

那是春天的事了。妻子在一次高空作业时不慎跌落，腰部重创，两腿失去知觉。医院里，一个老中医为她又是药物热敷又是推拿按摩，三个月过去，妻子终于站了起来，但却留下了腰间盘突出的顽症。临出院前，老中

蓝，摇呵，摇出房舍，摇出街坊，摇出都市，摇出有生命的日月，摇出建设者的热望。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脚手架。尽管有时脚手架简陋陋陋仅仅是毛竹，然而在其身后次第开放的却是生活的崛起。

平凡，有时也非常令人

每天闹腾腾，生产着，这里，每天也抖擞铿锵的诗句，让蓬勃春意的生活掀开。

浇筑工的性格刚硬、稳重、沉着，如烧铸出来的钢铁一般，没有杂质，没有杂质。因为浇筑工心中装着祖国，装着油田、矿山、工厂、桥梁，装着建设者殷殷的期盼和向往。

浇筑工，火海洋中驾驭火热生活的强者，生活将为你雕塑不屈。

风帆 一叶轻舟，在蔚蔚浪花中飞驰，一支搏击的歌便唱出驾驭生活的歌声。

风帆，启航在黎明，追撞在浩瀚飘逸的浪花上，船帆立着捕捞金银的撒网者，迎着喷薄东升的太阳，撒下一张大网，网生活的浪漫，网水乡的春光。

网，到处都有，只不过是并非在水上。生活这个浩瀚的大海，也涌动着许多风帆，涌动着许多撒网者，涌动着许多撒网者奋勇拼搏、开拓路的故事。

一群群下岗者，抖落无奈，抖落心理的不平衡，正象风帆中的撒网者一样，从困境中奋起，用自己一技之长，扬起风帆，在风雨颠簸中去寻觅新的机遇。

风帆，一旦被人启航，便有了希望……

风都都在地上叹息了。所以这一天就是二爷爷的日子。二爷爷的周围就聚了一堆人，一堆人都把脸开成向日葵，仰望着天空中的风筝。大的花，小的花，忽上忽下，生动着天空，很诗意。太阳西沉，该收风筝了，二爷爷松开十指，手中牵风筝的线儿就匆匆飞上了天，只一会，就飘得很高，很远……

二爷爷说：你们都走吧！之后，就长叹一口气。如释重负。所以二爷爷扎了一辈子风筝，放了一辈子风筝，最后一个也没留下。村里好多人纳闷：二爷爷为什么能一手放那么多的风筝呢？问他，只笑笑，从不说。

后来我长大了，长大的我渐渐地明白了：那是二爷爷把风筝都交给了天空，把他们各自的“线儿”都还给了自己。

医嘱咐再三：此病难愈，操劳不得，宜多散步，尤以倒走为佳，持之以恒，每日千米足矣。

我辈于医理不通，医者之于是自视为圣旨，又况老中医之言乎？于是，自此之后，无论阴云皓月，无论蚊虫暑热，亦无论霜下露白，那长长的400米跑道上便有了妻子的蹒跚形影。

记不清是第几次陪妻散步了。暮色中，黑黑的跑道似乎永无尽头，时逾深秋，疯长了一春一夏的秋草却依然郁郁，若有若无的街灯照来，更显得厚实贴贴。风乍起，草低叶摇，秋虫叽叽，霎时，偌大的操场竟也迷蒙苍苍起来。

对大多数都市人来说，晚饭过后趁着星光月色，去街市马路上转转，抑或到郊外田野里走走，不啻是种惬意的休闲。但对我们一家来说，这散步并非仅仅为了闲适，为了调剂繁杂的生活，重要的是为了找回妻子曾经的本能——自由地行走。

那是春天的事了。妻子在一次高空作业时不慎跌落，腰部重创，两腿失去知觉。医院里，一个老中医为她又是药物热敷又是推拿按摩，三个月过去，妻子终于站了起来，但却留下了腰间盘突出的顽症。临出院前，老中

医嘱咐再三：此病难愈，操劳不得，宜多散步，尤以倒走为佳，持之以恒，每日千米足矣。

我辈于医理不通，医者之于是自视为圣旨，又况老中医之言乎？于是，自此之后，无论阴云皓月，无论蚊虫暑热，亦无论霜下